3 吴音醉后圆

别情依依

西施、郑旦应聘后，文种多次催她们动身，西施总以各种借口搪塞；郑旦的答复就更叫文种哭笑不得：西施今天走，我马上就能走；她要是明年正月初一走，你就甭想我在今年大年三十动身。好在文种心地善良，修养较好，加之他也十分体谅这两位少女恋乡眷亲的心情，也不硬逼，总是尽量满足她们的各种要求。

这天，郑旦又到西施屋中闲坐。

“妹妹，咱们这样拖下去，也不是一个办法，你是否心中有了什么主意？”

“我哪儿有什么主意，只不过拖一

天算一天，不知今生是否还能再回苎萝村，还能不能再见我母亲和弟妹。在他们身边多待一天就多待一天吧！我就看他文种的花花肠子还能想出什么鬼主意。”

“我倒无所谓，反正迟早都要嫁人，我对越国已没有什么好留恋的，走得远远的，倒也省心。”

西施明白她的心意，叹了一口气，“郑姐姐，你何苦如此悲观。我是非去不可，你又何必非要把自己搭进去呢？”

“让你一人去虎狼之地，我又怎能放心。我一个弱女子，也干不成什么大事，只要把你照顾好，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姐姐，从小你就疼我、照顾我，想不到到头来我竟抢走了你的心上人，你还对我这样好。”西施上前拉住郑旦的手，打心眼儿里感激这位只比自己大两岁的姐姐。

“别把姐姐说得那么窝囊，你想‘抢’，是抢不走的，姐姐长得可一点不比你差。”郑旦捋了捋头发，显得潇洒、飘逸。

“是的，姐姐，你比我漂亮，在你面前我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黄毛丫头。”西施被郑旦逗乐了。

“范郎是一个好人，可惜我没福消受，只怕你也未必能。有时候我也想，‘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这些情呀、爱呀！又有什么用呢！怎么说呢？本来以为今生见不着他，谁知还能与他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过、亲热过，也算心想事成，少女梦圆了吧！以后的事对我来说不管选择什么路都没有任何区别。”在西施面前，郑旦仍呼范蠡“范郎”，从不忌讳。

陈氏推门进来，见小姐妹搂在一起，亲热异常，很是感慨，“只要你们俩在一起，再走多远，当母亲的也不担心。”说完竟是老泪纵横。她随即抹了一把眼泪，手在裙子上擦了擦，“文大夫要见你们，大概又是……”

"母亲，你让他进来，我有话对他说。"郑旦呼陈氏也是直接叫"母亲"。

陈氏出去不久，文种大步走了进来，冲她们一施礼，"正好两位姑娘都在，下官想问一下，是否收拾停当，咱们什么时候动身？""文种，你让我们怎么动身，就穿我们这一身衣服去吴国，还不被人笑掉大牙，我们丢得起这个脸，越王可丢不起这个脸。""衣服不是早就派人送来了吗？这帮奴才办什么事都办不好。"文种以为是手下人误了事。"啪"，西施从床上顺手扯过两件绸袍扔到文种面前，"上面一颗珠宝都没有，你以为是孝服啊？是不是越王给我们的东西，被文大夫您给……"西施昂着脸扔了一句半截话给文种。

两位女子越是刁钻，越是故意为难，文种心里越是高兴：夫差呀，夫差！这两位小姑娘非要搞得你国无宁日，将来你会有好果子吃的。"我马上派人送新的，我倒想看看你们还有什么花样？"文种大度地笑了，两位小姑娘也冲他笑了，毕竟又是一个小小的胜利。

高兴归高兴，两位女子不上路也不是一个办法，越王又遣使来催。文种找到范蠡，让他想想办法。自从文种下聘之后，范蠡就搬出了郑旦家。老夫子认为他引狼入室，嘴上不说，还是用从前的礼教待他，但范蠡自己心存愧意，也无颜再呆下去。临行前，他送了老夫子一把吴国将军的宝剑，是他在椒山之战中的战利品；他还送了郑旦一块玉佩，郑旦坚持不受，他急了，"这是我母亲的遗物，把你当做最好的朋友才送你的。"郑旦哭了，"我不做朋友，我要做你的情人，你要承认我是你的情人，而且是在西施之前，我才收。"范蠡也点头应允了。

现在范蠡住在里正家里，每天陪里正豪饮，常常醉得不分东南西北。文种找到范蠡说明来意，范蠡听完之后哈

哈一笑："这计是你定的，人是你聘的，你自己看着办吧！"文种也笑着说："人生偶尔小醉几次是很惬意的事，你是醉不了几天的，我对你完全放心。"

"你是不是觉得天下的人都喝醉了，只有你文种最清醒。"

"我们不必抬杠。我只想告诉你，这两个女子中的任何一个都可以让夫差破家亡国，我们的计谋已经成功了一半。当然，这两个女子还是尚待雕琢的璞玉，需要好好琢磨。"

"是吗？一个就够了，你真是神机妙算啊！可是你害了两个姑娘，两个最美、最善良的姑娘。你把越国最美的两个姑娘给毁了，你是一个罪人！"

文种走出很远，还听见范蠡在身后大喊大叫，"你是一个罪人！"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

明天西施、郑旦就要起程，苎萝村人在施家祠堂摆开宴席，为自己远行的女儿饯行。祠堂里外打扫一新，八十盏大红灯笼高高挂起，加上数十个熊熊燃烧的松明火把，施家祠堂灯火通明，如同白昼。西施、郑旦蒙着面纱坐在首席。苎萝村是按照嫁女儿的习俗来为她们送行的，此地一别，不知自己的女儿能否回返，何时回返？这一切都只有由无常的命运来操纵了。村中的男女老幼都来了，他们看着两位姑娘出生、成长，直至她们出落得如娇艳的鲜花，最终被人接走，到村人们从未到过的去处。

司仪从席中起立，手捧一个大西瓜，走到祠堂中央，用力将西瓜掷到地上，西瓜碎成一片，四分五裂，黄白的瓜籽溅得满地都是。司仪接过助手递过来的甜酒，用食指和中指蘸上酒按东南西北的次序朝四面弹射，祈求平安和吉祥：

芒萝村的女儿长大成人
离开父母到遥远的人家
去掉幼年的任性
依顺成人的德性
子孙如瓜籽般繁衍
德性如美酒洁静
如瓜藤连着故乡的土地
承受上天的赐予
得到的福　没有穷尽

“像瓜藤连着故乡的土地”，满座的村人应和着司仪的吟唱，站起身向坐在上首的西施、郑旦致意。

“得到的福祐没有穷尽”，“没有穷尽”，村人们拖长了调子，嘶哑的、圆润的、清脆的、低沉的声音混杂在一起，巨大的声浪在祠堂里回旋，燃烧的松明火把也摇曳着红红的火舌随着节奏跳动。男人和女人都饮干了杯中的酒，西施和郑旦弯腰向众人致意，然后将酒一饮而尽。

司仪将手掌拍了三下，坐在祠堂一角的乐工们吹笙鼓瑟，奏起《由庚》、《由仪》的乐曲，乐声婉转，宫商协调，人们击手为拍，范蠡也被村人们的情绪感染，用玉箫轻轻地敲击手中的酒杯，金玉相撞之声分外悦耳。西施闻声向范蠡抛过一瞥，缓缓将双手举到唇边，向他飘来一记香吻。范蠡接受了爱人的柔情，举起酒杯向她致谢，西施已将头移到一边，他的目光恰与郑旦相碰，两人又互举酒杯致意。

一队短裙赤脚的姑娘出现在酒宴之中，她们手执浣纱用的木棒槌，跳着自编的舞蹈助兴，棒槌相击，清脆自然。年轻的姑娘们齐声歌唱：

心爱的伙伴远嫁他乡
请不要忘记一起浣纱的姑娘
美酒已经清冷
里面有爹娘的眼泪
干肉和肉酱芳香
遇到不合适的郎君你就回故乡
承受上天的吉祥
不忘长久把美名扬

这些姐妹都是西施、郑旦浣纱时的伙伴，唱着唱着，有的已泣不成声了。西施、郑旦为姐妹们的深情所感动，走到她们中间，和姐妹们执手而泣。“不许哭、不许哭！大喜的日子不许哭”。一些小伙子在一旁大声地起哄。

西施、郑旦朝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郑旦大声说道：“苎萝村的女儿永远忘不了苎萝村，离开家的姑娘永远想着娘。父老乡亲们，感谢你们的深情厚意，你们的真情没齿不忘。”她和西施又冲大家深鞠一躬，各自又喝干了一大杯酒，隔着薄薄的面纱都能看到她们脸上的红晕。范蠡感觉到了西施火辣辣的目光，急忙举起酒杯，用手盖住，意思是不要再喝了，你会醉的。西施明白他的意思，感受到被一个男人疼爱的温暖，用手指了指范蠡，又指了指自己，又用手在腮上刮了几下羞他。意思是只有你才会喝得酩酊大醉，我是不会的。范蠡叹了口气，被西施的孩子气逗乐了。是呀！舒心的酒千杯不醉，为什么不能在这种时候陶然一醉呢？一仰脖子，又咕咕咕地灌下了一大杯酒。

一名老者在两个小女孩的搀扶下，颤颤巍巍地来到堂前，他是当年接待勾践的三老之一，如今他是苎萝村中年岁最高的老祖宗。众人都静下来，看他有何举动。

老者鹤发童颜，长须飘飘，满是青筋的手合在胸前，唱

了那首著名的古曲《四牡》:

翩翩者谁
载飞载下
集于苞栩
王事靡靡
不遑将父

老者缺了两颗门牙,咬字有些不准,但歌声高亢,音调激越,颇有韵味,众人齐声喝采。老者蹲下身去,从地上撮起一些泥土,想站起来时,腿脚打颤,站立不稳,两个小姑娘急忙将他搀起。他哆哆嗦嗦地来到西施、郑旦跟前。二位女子急忙起身,恭恭敬敬地叫了声"爷爷"。老者把手中的泥土分别撒进她俩的酒杯,一字一顿地说道:"宁恋家乡一捧土,勿念他国万两金。爷爷老了,但爷爷还想看你们回来呀!"老者嗓音嘶哑,老泪纵横,如风干树枝一样的手扶住两位姑娘,哭成一团。

"是啊!吴国人是我们的世代仇人,两位姑娘千万不要忘本呀!"里正任何时候都忘不了自己的身份。

"西施,别忘了你爹是被吴国人杀死的呀!"这是桑耳的声音。

谁说你没有军装
你我共同穿一件战袍
国家调兵去打仗
修好武器戈和矛
你和仇敌都一样
谁说你没有甲胄
盔甲你我同武装

国家调兵去打仗
修好我们的戈和戟
保卫我们的姑娘

小伙子们同仇敌忾，齐声高歌，老人的声音、妇人的声音、儿童的声音也渐渐搀和进去，逐渐变得铿锵有力，豪情万丈。

“民心可用哪！民心可用哪！”文种与范蠡相视而笑。

“不让西施和郑旦去吴国，保护我们苎萝村的姑娘！”又是桑耳的声音。西施感激地望了他一眼，这是她第二次听见桑耳的声音了。看来“前夫”对自己还真是不错。范蠡同样听到了桑耳的声音，深深地为村民们质朴的感情打动。自己不是爱西施吗？自己有没有真正为她想过？自己敢说自己的感情比这些憨头小伙子更纯真吗？

文种知道自己该说话了。

“不错！我们要保护好苎萝村的姑娘，但我们更要保护好全越国的母亲和姑娘。吴国的大军屯于边境之上，我国新败，无力抵挡，他们随时可能入侵。这两位姑娘是全越国的救星和英雄啊！我代表越王感谢苎萝村的父老乡亲。”一仰脖子，文种把一大杯酒一饮而尽。他的话入情入理，加上他豪爽的举止，平息了村民们的怨气。

文种坐下之后，暗暗为自己的伶牙俐齿和随机应变骄傲，不觉面有得意之色。范蠡暗笑他偌大年纪，风头仍然很健，正好看见西施的目光朝他们瞟来，便用手指了指文种，又摸了摸自己的脸和嘴。意思是文种这家伙脸皮真厚，满口仁义道德，一点也不脸红。西施点头同意他的观点，又指了指自己的心口，意思是文种的心地还是很善良的，范蠡也点头同意。二人相视而笑，为彼此的心有灵犀，心心相印高兴。这一切都被文种看在眼里，他是何等聪明的人，立刻

明白了这对情人的哑语。看见他们最后夸奖了自己，也很高兴，脚下踹了范蠡一脚，“你小子艳福不浅哪！”范蠡一笑置之，又干了一杯。

一直默不作声的陈氏这时站了起来，走到女儿身边，爱抚地摸了摸她的鬓发，把一只手搭在郑旦身上，郑旦亲昵地握住她的手。

“施阳死得早，西施这孩子长大也不容易，虽说不是‘吃千家饭、穿百家衣’长大的，但在座的爷爷奶奶、大叔大婶都心疼过她，关心过她。这里我替我那早死的丈夫敬大家一杯。”

众人见她讲得诚挚，话语感人，纷纷饮尽杯中之酒。

“这两个女孩是大家看着长大的，虽说有时候调皮捣蛋，但人品如何，心地是否善良，大家都心里有数。不怕大伙儿说我自夸，我这里说一句：我这两个女儿是清清白白的，没干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嫂子，看你说到哪儿去了，咱们这俩孩子都是万中无一的，人品、长相搁哪儿也不比别人差。”有人高声说道。

“他大叔，我这儿谢谢您了！”陈氏冲那人鞠了一躬，那人也欠身还礼。

“女儿长得漂亮，我高兴；但也担心，漂亮招事。比如说她们到吴国去，我心里是不赞成的。且不管她们到了吴国会怎么样，我这当母亲的总有一种卖女儿的感觉。又有哪个当母亲的不愿意自己的闺女嫁人、生孩子，踏踏实实地过日子；又有哪个当母亲的愿意把自己的女儿拿去‘献’给谁，管他是什么公子王孙，这听起来就觉得别扭。人心都是肉长的呀！”陈氏的声音有些哽咽，座中有些心慈的妇人早已泪流满面了。

“刚才文大夫讲了，孩子们到吴国去是为咱们全越国的人造福。这话有点道理，可抛开这些大道理不谈，为什么

偏偏就要咱芒萝村的闺女去呀？且不说这事光彩不光彩，女孩子干了这事肯定担不了个好名声，不管是不是为全越国，还是为全天下人的好处。女儿是清清白白地走出芒萝村的，难免十年、二十年以后没有人指指戳戳、说东道西。我只希望各位乡亲到时候别嫌弃我两个苦命的女儿；遇到有人说闲话时，也请大家说一下当初她们的母亲也不愿意她们走这一条路，她们自己也不愿意走这一条路；再有，如果到时候我不在了，还请各位好好看待，不要委屈了闺女……"陈氏"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成了一个泪人。

"闺女儿，你们放心地走吧！咱村里人心里跟明镜似的！"

"大婶，你说哪儿的话，她们是为国家出去的，是我们全村人的骄傲！"

"孩子，放心地走！你母亲有我们大伙儿照看着哪！"

众人七嘴八舌，言语纷杂，或安慰陈氏，或勉励两位女孩，施家祠堂乱成一片。

又是那位老者站了起来："哭什么！闺女儿们干的是大事，是咱芒萝村的光荣，大家一起唱支歌，给她们送行。"他干咳两声，清了清嗓子，苍凉、沙哑的声音在祠堂里响起，还是那曲古老的《四牡》：

翩翩者谁
载飞载止
集于苞杞
王事靡盬
不遑将日
驾彼四骆
载骤骎骎
岂不怀归

是用作歌
将母来诠

乐工们也随着老者的节奏鼓瑟吹笙、钟鼓齐鸣，众人击节而歌，歌声慷慨、悲壮，盘旋萦回，喤喤之声不绝于耳。老者一把挣脱了两个小姑娘的搀扶，击节而舞，火光把他的身影拉得又大又长，宛若一只巨大的苍鹰。最后他捂住心口，慢慢地倒了下去，一丝微笑仍然挂在嘴角。众人围在他身边，肃立默哀，他生命残存的能量在最后一刹那来了一次大爆发、大燃烧，这也许比苟延残喘、靠别人搀扶着生活更合他的心愿。

大家把老人盛殓在他早就为自己准备好的楠木大棺里，围着木棺舞蹈、歌唱，寄托哀思。酒喝光了，酒席全撤了，人群仍未散去，大家都还在宣泄着自己的情绪。

郑旦已醉得东倒西歪，西施的酒劲也上来了，根本扶她不住。“范蠡，你过来！”文种朝范蠡挤了挤眼睛，“有任务，快去吧！”范蠡白了他一眼，“你说这话和你的年纪、地位很不相称哟！”

“范蠡！快过来，郑姐姐醉得不行了，你快快扶她回家。”“那你呢？”范蠡见她脚步踉跄，多少有些担心。“对郑姐姐好一点，要比对我更好，明不明白？我不准你喜新厌旧。”西施显然也有点醉意。

“你帮我看住西施，我先送郑旦回去。”范蠡对文种说。“哎哟！范大夫简直忙不过来了。”文种真有点替范蠡着急：在这两个绝色美人之间，范蠡究竟应该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更适合。

范蠡扶着郑旦向她家走去，其实哪里是扶，比抱还要费劲儿。郑旦完全缩进了范蠡怀里，享受着他健康有力的胳膊的扶持。后来，她干脆将范蠡拦腰抱住，两个人步履蹒

蹦地挣扎着。

“是谁在扶着我？”郑旦忽然挣脱了范蠡的扶持，端详的目光定在范蠡脸上，竭力想辨认出他是谁，良久之后，她失望地摇了摇头，放弃了这种尝试。

“看不清是谁，不会是西施，这是一双男人的手。”她拍了拍范蠡环在她腰上的手，脚下一滑，差点从范蠡手臂中滑落。“更不会是‘范郎’，他的心就像被蜜蜂采去花蕊的玫瑰早已没有我了。哈哈哈……‘范郎’是一个没有心的人。”“范郎”这个词从郑旦嘴里吐出，依然是珠圆玉润、浓香溢馥。

“是我在扶着你，旦妹，是‘范郎’在扶着你。”

郑旦好像在漫天迷雾中看到了一线光亮，眼神里透出迷茫的希望和期冀。“‘范郎’？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认识的一个人了。哦！我已经想不起他的模样了！瞧我这不中用的脑筋。”郑旦用手拍着自己的额头，酒精的烈焰在她的脸上燃烧着娇怯和羞弱。她猛地一把推开了范蠡，“你不是‘范郎’，你不是的！‘范郎’已经死在我这儿了！”她拍了拍自己的胸口。

“‘范郎’！我的心好痛，像被人撕开了一条大口子。”郑旦踉踉跄跄地朝前走了几步，慢慢地斜倚在一颗老树上。皱裂的树皮，干瘪的树根和一张燃烧着青春的容颜奇妙地融为一体，青翠欲滴的青春中透出一线苍老的凄凉。范蠡觉得心里空荡得如一所残败的庙宇，一股苍凉的暮气拥塞了他的心胸。

范蠡走到郑旦面前，用手托起她悲哀的发梢，看着在万千云雾中时隐时现的两粒眸子，动情地在她额头上轻印了一吻。

“不要碰我！不要碰我！”郑旦边说边把范蠡的手抓在手中贴到自己脸上。“‘范郎’，喜欢我吗？”

"喜欢。"范蠡老老实实地回答，又补充了一句："非常喜欢！"

"那我和西施你到底喜欢谁？"

"两个都喜欢，但我只能选择西施。有时候人不得不靠缘分，而不能强求。"

"两个都喜欢，你说得可真轻巧！你这个不安分守己的'范郎'哟！"郑旦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讲真话的男人可真可爱，虽然显得有点傻。"范蠡怜惜地看着这个痴爱自己的女子，心内涌起一阵愧疚，动情地吻着她的脸和脖子，密不透风的热吻把郑旦陶醉了。

"有时候，我也想，干脆咱们三个人生活在一起算了。像舜与娥皇、女英那样，不也挺好的嘛！从小我就什么事都让着西施、护着西施，总不能大了和她共用一个郎君吧！太不合适了。其实有时候也就是一念之差，做人可真难啊！……"郑旦很满意范蠡对她的爱抚，偎在他怀里睡熟了。

就在范蠡和郑旦跌倒在草地上时，西施也被另一个男子劫走了，这个男子就是桑耳。范蠡也不想想，早就绝了凡心的文种又怎么能看得住西施这个大活人。

西施虽然迷糊，但还知道扶自己的不是范蠡。"别这样！别这样！范蠡看见会生气的！他这个人比较小气。"西施忍不住嘻嘻笑了起来。

"你都醉成这样，还心疼那个姓范的。"桑耳对西施的死心塌地绝望了。

"我觉得有时候糊涂比清醒更轻松，一醉解千愁嘛！"西施醉态可掬地看着桑耳的一脸苦瓜相。"高兴一点儿，我不想把你这根苦瓜带到吴国去，吴王会被苦死的。"西施脚步踉跄，结结实实地倒在了桑耳的怀里，置身于桑耳铁疙瘩一般的腱子肉的呵护之中。

"西施，你这样走，我很心痛。"桑耳搂紧了西施。

“放开我，你的劲儿太大了。”

西施嘴上虽这么说，可玉臂却不由自主地对桑耳的动作做出反应，将他反身抱住了。似水的柔情与坚硬的刚武紧紧贴在一起。

“桑耳，答应我一件事，一定要答应我。”

“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不管任何时候，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要去当兵打仗。要打要杀就让那帮杀人狂自己去流血好了，苎萝村人再也不干这种傻事了。”西施怜爱地拍了拍桑耳长满虬须的脸颊。“真扎人，真是一张男人的脸！”

桑耳的嘴唇像张满了帆的船向西施压了下来，风帆扬起的男人气息拂着西施的秀发，消散着她最后一线防范。她的眉毛热切地扬起，嘴唇吐出火热的芬芳，希冀满怀地翕动着。桑耳在离那两片红色的诱惑很近的地方停住了。但他和西施都感受到了这一记热吻。

“你对我好，我知道。很小的时候，你扮演我丈夫的时候就对我好。”西施柔情地回忆着。范蠡现在在干什么呢？他会不会和郑旦发生……西施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想，可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大问号。也许自己的选择错了，和眼前这年轻孔武、用全部生命呵护着自己的年轻人待在一起，或许更符合自己的性格，也许生命中的那道彩虹会更加绚丽夺目。就让范蠡和郑旦……，她简直不敢再想下去了。霓虹是变幻莫测、捉摸不定的，迷人的光环随时会随风而去，谁让自己爱上了一道虚幻的彩虹？

“你想要我？”

“做梦都想。”

“可你又不能要我！”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束缚我。”

“这就是缘分，我们不能跨过它的束缚。接受这个事实

吧!”西施用融合着母性和女性疼爱的目光抚摸着桑耳，在那双深邃的眼波里，他看到了自己的无望和徒劳，眼前这位女子的心已不属于他了，唯一的选择就是离开。

“也许……”

西施用目光止住了桑耳的下文，“也许已经没有也许了！”

西施跌跌撞撞地离开了桑耳，她要去找世界上那个最疼她、她也最应该疼的人，她要把自己的心放到他胸膛里，让它们共奏同一旋律的心曲。快！快！……见到范蠡是她唯一的愿望。

迎面疾走的范蠡搂住了西施的香脂玉肌，双方都沉醉于对方的呼吸和激荡之中。

“我以为我永远失去了你，就在刚才那一刻。”范蠡恋恋不舍地腾出嘴来说话。

“就在刚才那一刻，我像发疯一样地想见你。”西施说完这句话，又风情万种地用薄薄的红唇在范蠡的脸上播洒滚烫滚烫的火热。

“这下就好了，还是这样最好！”西施喃喃低语。“你把郑姐姐送回家了?”

“嗯！后来听文种说你被……你一个人走开了，我就赶紧找来了。”文种告诉过范蠡西施被桑耳扶走了，范蠡不愿意提这些闲事。可怜的姑娘已经有太多的忧愁，他不忍心再让她多伤一点心。

西施感激地把头贴上范蠡的胸膛，整了整云鬓。“头发全被你搞乱了，你可真够讨厌的！”

笼鸟池鱼

清晨，范蠡被一阵喧哗的声浪撞击而醒，一跃而起，宝剑已操在手中，“哗”地一声拉开窗帘，满屋盛满了新鲜的阳光。

楼下，聚集的人浪翻涌、奔流着，杂七杂八、各色人等不一：有穿金戴玉的富家子弟，高冠长剑的公子哥儿，同时也有行贾客商、贩夫走卒。

“我们要见美人，我们要见美人！”一阵阵声浪咆哮而至。

“不好了！范大夫，一帮人包围了馆驿，扬言不见美人，誓不离去。”驿丞人未到声先到。

“吴兵刚退几天，这帮人便纸醉金迷，醉生梦死，这等国人还有什么指望！”范蠡挥剑解气地劈出一剑，还剑入鞘。“把他们轰走！”

“范大夫，他们中有本地极有身份的人物，再说大王求聘献与吴王的美人，让大家看一下又有何妨。与其让吴国人……”

范蠡喷火的眼睛把驿丞后半截儿话硬生生地堵了回去。

“只是本站所驻甲兵有限，众怒难犯哪！”

“混帐！什么叫‘众怒难犯’，我不相信越国人已经堕落到这份儿上了！”一个细瓷茶杯四分五裂地在地上滚动，残茶溅得满地都是。

驿丞从未见范蠡发过这样大的火，温和、典雅是范大夫的一贯作风，他是从来不会对下人红脸的。怎么范大夫今天早上的火气这么大，都能把太湖水煮沸了！驿丞心里

暗暗嘀咕。

“还不快去?”范蠡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语气也柔和了一些。“给大家解释一下，就说两位美人是越王亲聘的，他未见之前，任何人都不得接近。”

驿丞觉得这个理由大家或许可以接受，心里掂量了一下：范大夫是得罪不起的，便欲出去规劝众人。

“慢!”文种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屋里。“烦请驿丞出去把住大门，听我和范大夫的安排。”

驿丞低头应喏而去。

“文兄这是何道理?”范蠡很清楚文种不会对他的决定随便提出异议的，其中定有缘故。

“你不觉得你的火气大得有点不正常吗?”文种指了指地上的一片狼藉。

“哦! 我是有点失态，可这等国人也太让人生气了，如此下去，越国还有什么指望?”范蠡仍然愤愤不平。

“就因为这一点就让修养有素的范大夫大动干戈，恐怕不会这样简单吧?”文种在竹席上跪坐，指了指对面的竹席，示意范蠡也坐下。

范蠡知道文种想与他长谈，但窗外恼人的喧哗仍一浪高过一浪，他实在坐不下来。

“来人哪!”

一名侍卫应声而到。

“把住两位姑娘的房门，不要让她们出来，免受暴民伤害；另外再派几个人到门口协助驿丞把好大门，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放进一人。”范蠡好像又回到了刀光剑影的沙场之上，眉宇间隐隐透出杀气。

“你不觉得你对两位美人关心得太过分了?”文种仍然优条斯理地端起一个茶杯，轻轻地揭开茶盖，小心地吹开茶水上浮着的茶叶，呷了一口。

“不是美人，是姑娘！”范蠡以不容辩驳的口气纠正道。

“够了！你这出戏唱得太离谱了。你在以私废公，陷入情网，越陷越深，你会把自己赔进去的！”文种把茶杯重重地放在茶几上，额上的青筋异峰突起。

范蠡怔住了，所有的辩解和托辞都噎在喉中，扎得他无言以对。泛着寒光的宝剑缓缓出鞘，纤长的手指拭了拭剑锋，“我奉大王之命求聘美女，未向大王交割以前，任何人胆敢越雷池一步，立即正法！”

文种走到范蠡身边，轻轻地替他还剑入鞘。“我也曾年轻过，谁也不忍心把这样好的两位姑娘往虎口里送。可这是战争，一场关系到越国生死存亡的战争。”

“让你的战争见鬼去吧！它和眼前的事没有关系。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位越国姑娘被这帮凡夫俗人作践！”范蠡听不进半点解释。

“不！这场战争属于整个越国，西施、郑旦已经被绑上了战车，她们属于这场战争，不管是她们还是你愿不愿意。”文种的嘴唇急促地翕动着。

“那你想怎么办？”

“让两位姑娘站于楼台之上，让众人观看，不过观者每人交金钱一文。”

“你还算人吗？算我过去瞎了眼，你简直是一个……”

“牲口或者野兽，你想说什么？你认为哪个词更妥帖一点？”文种泛起一丝嘲讽回敬范蠡的辱骂。“不错，我是没有人性，可这场战争根本就不需要柔情、温情，最要命的是男女之情。我不忍心看着你再陷下去了，你会把自己折进去的。”文种宛如一位苦口婆心的兄长在劝告迷途而不知返的幼弟。

“为什么要用这样下作的办法？她们接受不了的，她们

还只是两个姑娘！”范蠡几乎是喊出来了这句话。

“她们应该接受。她们必须接受自己是美人计中的香饵这一事实！更多、更大的难堪还在后面，她们必须学会牺牲女人浅薄的自尊来保护自己。”文种看了一眼默不作声的范蠡，加重了语气，“她们的心理素质和你的心理素质都还必须锻炼。尤其是你，要习惯于她们的美被别人享受，她们并不仅仅属于你。”文种顿了一下，他早就想对范蠡敲响警钟了，只是没有想到会用这种方式。“还有，越国需要这笔钱，她们的聘礼是王后的嫁妆。我想我不用再作其他解释了吧！”

“你已经解释得太多了，我不希望文大夫变成一个巧言的村妇。”西施飘然而至，范蠡根本不敢看她，无力地坐在一边。

“我早就接受了一切事实。”西施用标准得无可挑剔的动作给文种施了一礼。

人群如同潮水涌入了馆驿。

“每人交金钱一文！每人交金钱一文！”驿丞打心眼里佩服文种想出这种绝妙的敛财之道。

叮叮当当的金属撞击着滚进驿馆门前临时抬出的大柜中。“每人交金钱一文！金钱一文！”驿丞的声音在金属的碰撞中像抹了一层油。

一位小贩怯生生地走近驿丞，“我只有一文银钱，可以吗？”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本官免掉你的费用。银钱别忘了给家里买米回去，美是不能当饭吃的。”驿丞痛痛快快地拍着小贩的肩头，小贩千恩万谢地进了馆驿。

一位抹着香粉的富家子弟站在人群中，指着美人即将出现的高台说：“待会儿美人会在上面抛绣球，打中了谁，谁就可以把美人抱回家，一文金钱可不是白花的，一文金

钱哪!”几位纨绔子弟也随声附和。

范蠡对身边的侍卫吩咐道:“记住那个油头粉面的家伙,待会儿等他走时,给我扁他一顿。”侍卫咧开嘴笑了,“这小子欠揍,非玩他个痛快不可!”

看着人群越聚越多,驿丞大声吩咐手下人“第一批人就放这么多了,其余的等待第二批。”运足中气,驿丞拉长了声调:

“请美人出场哎——”

“真像到芒萝村耍猴的卖艺人。”西施凄然一笑,对郑旦说,“姐姐,节目已经开始,该咱们出场了。”

微风拂起了西施的裙角,她带着难以言状的高贵走到了楼台之上,衣袂飘举,秀发飘飘;郑旦尾随其后,大红袍临风欲飞,脚步若有若无,犹如百花园中一只大红蝴蝶。

凝固成混沌的时空里,只听见男人粗重的呼吸和喘气声。时光仿佛倒流回到了上古洪荒,只有三叶虫、剑齿虎,赤发文身的人在丛林里穿行,太阳炙热地烤着大地。

“嗬!”不知谁发出了一声惊叹。

“嗬!”众人不由自主地附和。

西施、郑旦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唰”,众人的头一齐转向。

范蠡站在楼下,背对着众人,他不愿意看见那些瞪直了的眼睛和张大的嘴巴。他的手把剑柄攥出了汗,只要谁敢口出秽语,他会毫不犹豫地手刃其人。

“喂!”一声莺啼响起,众人谁也不曾想到美人会开口说话。后来据离驿馆几里外的人说,他们都听到了这一声“喂”,一直甜到心里去了,而且几天之后还留在耳朵里,索绕回环,挥之不去。

“穿绿袍那位公子,你不是要我们姐妹抛绣球吗?”

一张大嘴咧开在一张胖脸上,露出里面的黄牙,“穿绿

袍的公子”抬着头，张大嘴愣在那儿了。

“打他！打他！”众人一拥而上，拳脚齐下，把“穿绿袍的公子”淹没覆盖了。

“西施姑娘可真有办法，不用我动手了。”侍卫对范蠡说。范蠡不置可否地摇了摇头，他已决定，晚上要喝个烂醉。

西施与郑旦凭栏而立，彼此相视而笑，酸楚、苦涩尽在不言之中。

叮叮当当的乐声又在门边响起，第二批人准备入场了，驿丞又在热心地张罗：“每人金钱一文，一文金钱。”

“真像吞了一只苍蝇！”西施挽着郑旦走下楼去。郑旦清清楚楚地感觉到小妹妹已经长大了，她的心里一阵踏实和放松，把西施搂得更紧了。

范蠡、文种带着三大柜子金钱和沿途百姓对两位美人的交口赞誉回到都城，向越王复命。

“辛苦了！”越王面无表情地向两位大臣道谢，又特意对范蠡加了句，“多休息几天，你气色不太好。”范蠡的脸色确实显得憔悴和缺少睡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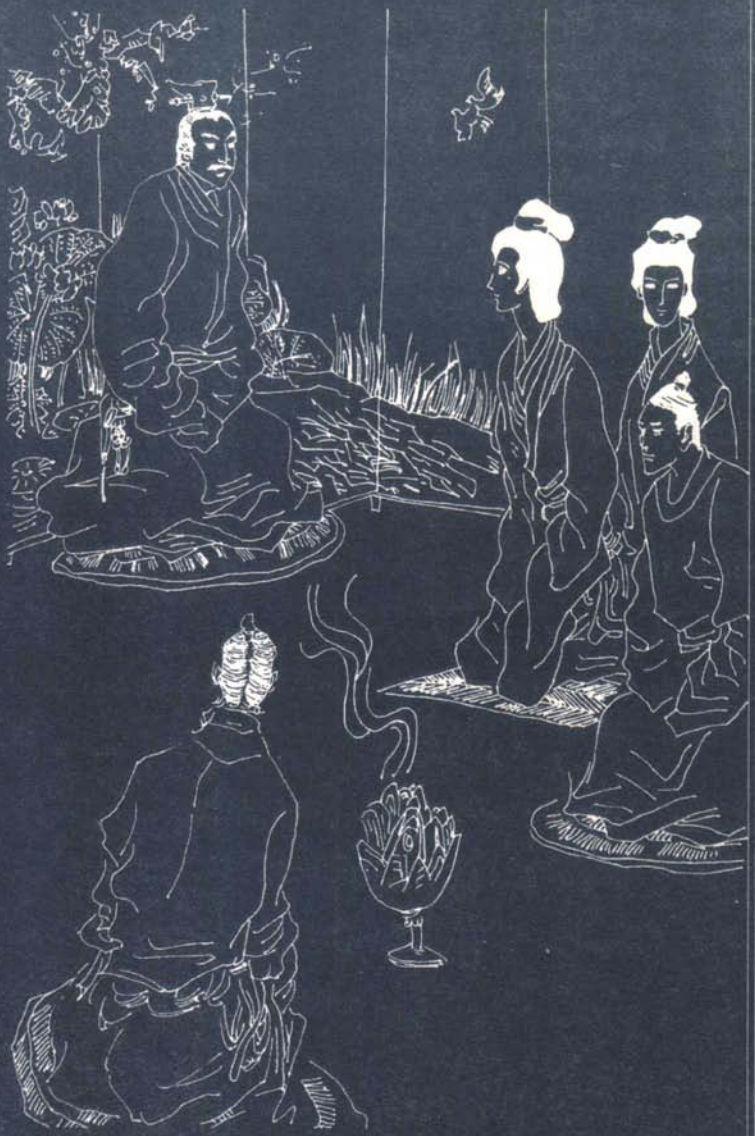
“范大夫这次出了不少力，两位美女应聘全是他的功劳。”文种心疼地看着范蠡。

“我知道，所以我要他多休息几天。”勾践的语调平板、呆滞，听不出是褒是贬。

“我明天要见见两位美人。”勾践对两位臣下讲。“我也有好奇心。”

西施和郑旦第二天在一间密室里见到了勾践。她们都感觉到勾践比以前老多了，是个名符其实的小老头儿，干瘪而阴沉，她们就是在为这样一位国王效忠。

“越国人不会忘记你们的！”勾践的声调和平时一样，但范蠡看到那张蜡黄的脸上有一线红晕。老气横秋和暮鼓



晚钟在青春和美丽面前也不可能无动于衷。

“你们一定行！我相信我的眼力。”这是勾践在整个接见的第二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然后他如老僧入定般双目紧闭、缄口不言。

会见结束了。西施和郑旦离开阴暗的密室，站在阳光明媚的夏日里，感觉到了寒冷的心悸。

范蠡在驿馆前停住了，西施、郑旦已经走进了门洞，回过头来看着在阳光中炫目的范蠡。

“我就不进去了，明天会有人把你们拉到一个很安静的地方。”

“要在那儿待很长时间吗？”

“这个——完全取决于你们学习的进度，你们还要学习一些音律歌舞和必要的礼节。”

“想得可真够周到的！谁出的主意？是你还是文种？”西施把郑旦拽她衣袖的手拨开，向范蠡走近一步，眼睛照亮了门洞里暗淡的光线。

“你们会受到最好的照顾，什么都不缺。”

“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我也说不准，不过我想只要一有机会我会来看你们的。”

两个人隔着高高的门槛对视着，西施垂下了雨林般茂密的睫毛，眼睑半张半闭，似在柔情地叙述。

“‘范郎’，你放心地走吧！我会把西施照顾得好好的。”郑旦的圆场拆开了他们目光的鹊桥。

范蠡站在那里，宝剑落魄地挂在胁下，被一片蝉声所淹没。

夜幕黑得像盲人的眼睛，一队人马弯弯曲曲地折出了驿馆，向会稽城西南方向驰去。中间两辆华美的轻型马车罩上了厚厚的布幔，遮得密不透风。所有马匹的响铃都摘

了下来，马蹄也裹上了破布，领头的人是勾践的卫队长。

西施、郑旦被秘密送往土城，到达的当天，她和郑旦就被分开了。面对她们的质问，卫队长根本无动于衷："我不是范蠡，也不是文种，这是命令。"

西施在黑暗中昏昏沉沉地迷糊过去，她甚至有点担心明天的太阳还会升起来吗？

"起床了！起床了！"怪里怪气的声音在西施耳边响起，她不大情愿地睁开了眼睛，一只绿色的鹦鹉在挂在床前的描金小竹笼里上蹿下跳，对她大献殷勤。

西施把盖在身上的绿缎薄被往上扯了一扯盖住裸露的玉肩，身子缩了缩，偎成一只小懒猫。窗外的朗日丽天让她黯然伤怀，她什么也不愿想。

"安静点，讨厌的小东西！你可真够讨厌的。"西施又迷迷糊糊地躺下。

再度醒转，西施已分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抑或是第二天了。一个女孩子明明亮亮地走到她面前，柔柔地施了一礼。

"姑娘可真能睡，现在该吃……"

"午饭了！"西施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了这个满脸溢笑的女孩子，高兴地抢过她的话头。

"对！不过是第二天的午饭。"姑娘盈盈的笑意使西施慵散的心境感到甜蜜。

"姑娘是不是想起床了？"

"再不起床也太不像话了！"西施软软地在床上挣扎。小姑娘利索地扶她起床，给她穿衣服。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西施忙不迭地抢过自己的藕色纱裙。

"姑娘应该习惯有人服侍，要知道吴国王后的贴身女侍都有丫环。"小姑娘很理解西施的举动，婉转地向她解

释。

“我就是做了周天子的王后，也不需要人侍候穿衣服。”西施有点发狠。

“行，那就依你吧！”小姑娘也不再坚持，“不过你很快会适应的。”

午餐吃得很滋润，清蒸螃蟹、烩鲈鱼、竹笋烧鸭，还有一碟凉拌藕丝，份量不多却很精致。西施饶有兴味地用筷子拨弄着又大又长的蟹钳，蒸得全身通红的大河蟹在青菜叶上依然张牙舞爪。

西施有滋有味地嚼着大钳足。

“怎么样？姑娘觉得吴国菜还可口吧！”

西施愣住了，这天衣无缝的安排、煞费苦心的经营究竟是谁在操纵，谁在设计？

交谈中，西施知道了小姑娘名叫旋波，也是这次选美招来的。其实她就是前文中提到的范蠡亲自调教的两个女孩儿之一，另外一个现正服侍郑旦。

心满意足的西施看着桌子上的盘盏碗碟，实在有点不愿动弹。“我们俩谁洗碗、收拾桌子？”完全是用商量的口吻对旋波讲。

“到这儿的人都会变得越来越懒的。瞧，你已经不想洗碗了！”旋波宽厚地笑了。

“我洗给你看看！”西施二话不说就要站起来。

“姑娘别着急！这碗呀！我们都不用洗，有下人洗的。”旋波毫不客气地把西施按回座位上去了。“再说，你就舍得让我去洗碗呀？我还没掉价到这份儿上吧！”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消磨过去，平静而闲适，连一圈波纹都没有。西施也曾向旋波问起范蠡和郑旦。旋波避而不答，“姑娘不要问我不知道的问题，也不要问你不应该问的问题。”旋波只有在这时才显示出极强的不可调和，其余

时候都随和得像风中摇曳的柳丝。

不让问就不问吧！西施很吃惊自己竟变得如此随遇而安，大概是受了旋波的影响吧！一张由安逸和慵懒织成的网已经无形地把自己罩住了，自己正在随心所欲地任人改变，苎萝村的西施正在被无声地改变、消蚀、磨钝。无心抗拒，也无由抗拒，更不知如何抗拒。

又是一个清晨，旋波在梳妆镜前给西施穿衣，西施已经离不开她的服侍了，她比西施更懂得西施需要什么。

“我要那件镶有花边的玄色碎花裙。”

“那件腰太细，显得胸大，太那个了！”

“太哪个了嘛？”

“还是穿这件绿底心的素裙比较清爽。”商量的口气中带着权威的判断。

西施顺从地套上了裙子，在镜子前细细地审视自己，忍不住“噗哧”笑出声来。

“我怎么看都觉得自己像那只绿色的大鹦鹉。”西施笑得弯下了腰。

“姑娘今天兴致挺好的，我们得快点收拾，待会儿还有正事干。”

西施张嘴欲问，猛然想起旋波的警告，知道旋波不愿意说，问也白搭，自觉地打住了话头。

旋波看在眼里，心里明白，拍了拍西施刚抹上胭脂的粉脸，说：“这就对了！要听话，要乖！不过这事你可以问，我也可以回答。待会儿，你要上课！”

“上课？”西施的疑惑溢出了眼眶。

西施随旋波拐过几道弯弯曲曲的回廊，穿行过一条翠竹掩映的小径，来到一座石室前。石室被一片松柏翠竹紧紧环绕，不走到近前，根本看不见。

旋波叩了叩青铜门环，无声无息地推开了石门，又把

西施推了进去。“你一切都听里面人的吩咐。”“旋波，不要扔下我一个人。”西施有点着急。“我会为你守门的，还有什么不放心吗？”旋波不由分说地掩上了石门。

靠着冰凉的石壁，西施嗅到一股异香，绵绵地渗入她的体内，消融了她的戒心和防备。石屋正中坐着一胖一瘦两个老者，面前置一木案，上供一炉好香，正幽幽散开。瘦者倚着一张古琴，身形清矍瘦削，骨骼清奇，一绺长须更显仙气飘然，鹰目削鼻又透出果敢、坚决。胖者一脸福相，福气把眼睛挤成一条细线，始终的笑意在脸上漩涡着。除了他们，偌大一个石屋空荡荡的。

“丹邱子，咱们的学生来啦！”胖老的眼睛眯缝得更细了。

“有一副好皮囊，而且还有点儿灵气。你说是不是！易青生？”瘦者梳理着自己的美髯。

西施款款走至两位老者跟前，欠身施礼。“两位长者有何见教？小女子洗耳恭听。”经常和绿鹦鹉厮混，西施觉得自己说话都带上鹦鹉的腔调，学舌于鹦鹉，真太没出息了。

两位老者对视了一下，笑声涨满了石屋，“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孺子可教啊！”

“再走几圈我们看看，随便点！胖胖的易青生用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圆圈，一脸童真。

年长和童真打消了西施更多的顾虑，他们没有一点儿恶意，她这样想，于是她顺从地迈开了步子。被两个老者盯着，西施觉得自己不会走路了，腰部僵硬，腿脚滞涩，步子生生的。她腼腆地冲两位长者歉然一笑。只见丹邱子手抚琴弦，无声而奏；易青生则在朝自己挤眉弄眼。她有点感觉了。

“记住！一定要用脚尖、用脚尖走路，要有一种飘的感

觉。”易青生的指头敲着桌子。

“三月的柳絮、五月的芦花，那才是飘，有点感觉了吗?”丹邱子注释着易青生的“飘”。

“用脚尖滑步,而不是踮着脚跳行。”易青生有点着急，敲桌子的声音越来越响了。

“哨”地脆响一声，丹邱子颀长的指头拨动了琴弦。西施只觉全身一凛，心神定了下来，那声脆响还在往身体里渗,穿透了全身的毛孔。

“崩”,一根琴弦被食指挑起,又跌落回原来的位置。丹邱子漫不经心地轻拢慢捻，乐音如流水般泻出。每根弦都指挥着西施细脚的落点,调整着步幅和节奏。

“有点感觉了,再柔一点,哎哟!好闺女,正是这样。”

一声“好闺女”叫得西施心里春意盎然,刚好合上了丹邱子的乐声,脚下走出了几步莲花步。她心下一喜,刚才的感觉依稀犹存,妙不可言。再试一次,只觉浑身都轻飘飘的已经全然没有了重量，脚下不经意地就合着了有意无意的乐点,莲花生辉,芳香四溢。

丹邱子继续着，把一颗颗珍珠扔入玉盘，把一朵朵花蕾催开。石屋里异香扑鼻,蓬筚增辉。

“声音是由人的心产生出来的，内心的感情表现为声音,声音节奏和谐就叫做音乐。因此,太平盛世的音乐,安详而愉快，因为政治宽和；乱世的乐，怨恨而愤怒，由于政治暴戾;亡国的音乐,哀伤而凄凉,因为百姓流离困苦。”丹邱子炙人的眼光直逼西施。“你明白了吗?不谙世事的小姑娘。”

扑朔迷离、混混噩噩中,西施感觉到了隐隐的亮光,这些似懂非懂的话似乎都是她曾经想过但又没有想通、想透的问题。她说:“能听明白一些,就像隔着一条有雾的大河看对面的灯光。”西施老老实实地承认，在这两位老者面

前，她没有必要隐瞒、掩饰。

“乐的本原在于人的内心活动受到外界的刺激而产生感应。内心悲哀，发出的声音急促而低微；内心快乐，声音高昂而悠远；内心愤怒，声音粗壮而猛烈；内心恭敬，声音正直而整齐；内心有了爱慕，声音温和而柔顺。”丹邱子手中流出的琴声不断变幻、聚合，为他所讲的诠释、例证。一组表示爱慕之意的清泉琤琮淌出，注入了西施的心田，心旌摇曳，眼前幻出了范蠡的形象和往昔的记忆。他不是说过一有机会就来看我吗？他现在是否在用同样的心情牵挂？无奈、惆怅、凄婉都被如泣如诉的琴音勾了出来，塞在嗓子眼儿里，不吐不快。

丹邱子的额上渗出了汗珠，脸也有点微红，十个手指行云流水般地在琴上抚弄，指法越来越快，手指与弦揉为一体，难分难辨。有点吃惊地看着西施，食指又挑出了几个高音。西施只觉得嗓子里的憋闷已到了喉头，刚想一吐为快，琴声戛然而止。

琴弦断了！

“孽债，孽债！小姑娘情怒冲天，我本想用琴声给你化解纾散，想不到功力未到，枉费一把好琴。”丹邱子摇头叹气。

“千古艰难就在这一个‘情’字上。”易青生抚摸着自己的大腹，“定是范蠡留的情债。”

“啊……”西施真的吃惊了，这个其貌不扬的胖老头莫非能未卜先知。

“全越国也就只有他配和姑娘生出一段奇情奇缘，欠下这风月相思之债。”易青生惋惜地看着西施，“可惜你凡心未泯，就怕你今生偿不清这笔情孽。”

西施低头不语，方寸已失，只想在那个亲切的怀抱里倾诉、宣泄自己的一片衷肠。

"别听胖子胡言乱语，他也是凭空瞎猜而已！去年我们曾和范大夫合奏《凤求凰》，也是在这一节弦断了，琴亦有灵啊！"

"随我来，闺女！"胖老头拉着西施走出了石屋，双双坐在翠竹丛中的草坪上，几只小竹笋探出了头，不知名的野花抖动着各种颜色的娇柔。瘦瘦的丹邱子尾随出来站在他们身后。

"盘上腿、闭上眼睛，双手合什，看看你能听到什么声音？"

"我听到了鸟鸣、蝉声、清风拂过竹林的沙沙声。"西施不加思索地说。

"只要不是聋子都能听出来！"丹邱子不屑一顾。

"还有竹叶落在地上的声音，小虫在洞穴里低吟。"西施凝耳谛听，竭力把那个盘踞在心头的形象驱走。

"耳朵灵敏一点的人也能听到，再试一下，你肯定能听到更多。"丹邱子瘦削的声音若有若无地飘过西施心际。

扰人的形象渐渐化去，西施有一种飘飘欲仙的轻松，身体被竹林吸去，被天上偶然飘过的云吸走，连心都不在了。一团白雾、一片迷濛中汩汩淌出了香溪碧绿的翡翠。

"蚂蚁在打架，小草在生长，柳丝在抽穗，还有一片云在头上浮游。"西施梦呓般地喃喃自语。

"这就是天籁，自然之中最朴质、最本原的声音。只有顺应自然，你才能领悟自然的精髓。忘掉一切烦恼，抛掉身外之物，才能做到物我两忘，心内无物。"

"你肯定能做到，一定行的！"易青生附和着。

西施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范郎'，他们都在逼我忘记你，你知道吗？"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她心底呐喊。

醉里吴音

西施香汗津津地回到自己屋里，躺在绣金描凤的檀香床上，平平地伸展开手脚。刚刚在丹邱子、易青生的调教下练了一下午的舞，全身的骨头像刚被滚油酥过一遍，又干又脆，根本不属于自己了。丹邱子神出鬼没的琴音像上足了劲的发条，片刻不容她歇息，脚踩在烙铁上，停不下来，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旋转、旋转，随着节奏旋转。直到易青生动了恻隐之心，“得了瘦兄！她就这悟性，咱们干着急也没有用，你总不能强求鸭子变成凤凰吧！”丹邱子这才住了手，西施已经软成一团。

易青生吃透了丹邱子的脾气，求情只会让西施吃更多的苦，只有连损带贬，丹邱子才可能罢手。但西施已经顾不得他们说什么了，她只想早点回到小屋那份温馨之中，见到善解人意的美婢旋波和绿鹦鹉“霓儿”，西施把自己的乳名让给了它。

旋波利索地褪下西施被汗水浸湿的霓裳舞衣，西施一把将舞衣扔到墙角，轻飘飘地团缩在墙角，像犯了事被家长责骂的小孩。

“再也不去石屋了，再也不见那两个糟老头子了。”她有气无力地、头重脚轻地捶着床沿，眼睛里都盛不下疲惫和委屈。

旋波听这种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也就作不出西施想要的反应，她用一块纱巾擦去西施的汗水，像搁一段木头一样把她翻转过身子，头朝上平放在床上，把橄榄油抹满西施荡人心旌的胴体，冷静得像个饱经沧桑的老大夫。

“你这人怎么没有一点同情心？”西施俯身床上，尽量

舒展开僵硬、呆滞的四肢，身子深深凹进绸缎锦被之中，感受着柔软的舒适，诱人的曲线展露无遗。

“没有一点儿同情心”，“霓儿”随声附和西施，亦步亦趋，真正的鹦鹉学舌。

“究竟该谁同情谁？侍候你这个大小姐不说，还得遭受你们娘儿俩的围攻。”

西施没事总爱抚弄“霓儿”，眼睛里常有一种奇异的母性，像对待自己十世单传的儿子。时间长了，旋波也受不了她们的粘粘乎乎，便说“霓儿”是西施的儿子，西施竟也不恼，一口应承下来，说很为自己有这样懂事的儿子骄傲。

聪明的“霓儿”听出来两位女子在议论自己，很高兴自己成为议论的中心，从西施专为它做的小秋千架上飞下来，落在西施枕畔，尖尖的鸟喙嗲声嗲气地在西施耳垂蹭来蹭去，似有柔情无限。

“去！去！去！”正在给西施按摩的旋波嫌它碍手碍脚，挥手就轰。“霓儿”委屈地往边上让了几步，委屈的黄眼珠盯着西施的黑眼眸。

“旋波，不要轰我儿子！打狗也不看看主人。”

“究竟是你的儿子是狗，还是狗是你的儿子？让你把它关起来，不听！每天给我找多少事。”旋波牢骚满腹、义愤填膺。

“世界上哪儿有做母亲的把儿子关起来的道理，也太狠了点儿吧？”

“别废话，我找不准穴位了。”旋波训练有素的手推拿、揉掐着嫩得让人心碎的皮肤。西施记起了在某一天的某一刻，郑旦也曾经给自己这样按摩过，几个月了，她一直没有见过这位自己从小叫着姐姐长大的密友和好伙伴。

“旋波，有一件事你一定要告诉我。”

“你说吧！那得看是什么事了。”

“告诉我，郑旦郑姑娘在什么地方，她现在好吗？”西施的音调有点发颤。

“我们说好了不谈这事儿！”

西施没有说话，抽抽耸耸的玉肩让旋波大吃一惊，扳过西施的脸，上面已是泪痕点点，还打湿了一片枕头。

“至于嘛！没有这样严重，别这样婆婆妈妈的好不好！”旋波被眼泪湿润得失了主意。“霓儿”识趣地回到自己的秋千架上，如簧巧舌噤若寒蝉。

“她和咱们生活在一个院子里，过得一点不比你差，你完全可以放心。”

“她身体有点不好，恐怕是——有点水土不服吧！”旋波有点后悔自己失言，再也不答理西施，用一方柔纱把西施裹住，“别胡思乱想，好好洗一个澡，晚上我陪你喝两盅。”

西施暖烘烘地泡在雕花大浴盆里，青丝湿淋淋地滴答着水珠，细细的水珠在皮肤上晶莹剔透地滚动着。郑旦的病牵挂着她的心，她身体一直很好，怎么可能水土不服呢？

热水推搡着西施的裸露，一浪一浪就像丹邱子琴下的乐音。要是范蠡在身边就好了，他从未见过自己沐浴，他会被迷得疯狂，都是这个狠心的负心贼把我们姐妹害成这样！这个负心人现在还好吗？会不会又有什么艳遇？自己被关在这个低仄的囚笼里，他却可以在外面随心所欲。世道对女人太不公平！太不合理！

“拿酒来！”西施要用酒的醇烈来浇心中坚硬的块垒。

旋波托着一个青瓷托盘进来，里面搁着一个半大不小的锡壶，旁边还有两个小酒盅。

“是不是有点烦，我陪陪你。”旋波把托盘搁在浴盆旁边的汉白玉石案上，要往杯里斟酒。

“去！去！去！今天没你的份。”西施一把抢过小锡壶对

着嘴儿自饮。火热的灼烫从喉头烧到胃里，她觉得心里有点好受。

吴王夫差善饮，也喜欢善饮的女孩，因此喝酒是西施在土城的必修课，要多少厨房里就给多少，这些酒是专程从吴国买回来的。用旋波的话来说，全越国有一半的收入用来供养西施和郑旦，维持土城的开销，王后的生活也比不上这两个苎萝村的姑娘，据说王后每天要在织布机边待到半夜。

“我并不希罕这样的生活，我根本也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只要把‘范郎’给我就行了。”

西施最近对范蠡的牵挂与日俱增，像秋日老树下的落叶越积越多，不能排遣。

西施又叹了一口气，脸绯红了，她无限怜爱地用目光抚摸自己。与其生活在这座大宅子里做一具行尸走肉，倒不如在香溪畔浣纱耕织，生儿育女。

一口酒下肚，西施迷惘地摇了摇头，又把壶嘴对准了红得滴血的嘴唇，但没有感觉到灼热的炙烤，她摇了摇酒壶，没有一点儿动静。酒壶空了。

“旋波，再上酒。”

施波一直站在她的旁边，西施心里不痛快，她完全看得出来；西施为什么不痛快，她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可是她无能为力，甚至对自己的将来，她也无法把握住大概的方向，她自己也是秋雨中随风东西的芭蕉，随时会香消玉殒。

“霓儿”不知什么时候落到了澡盆边缘，温顺地用小嘴蹭着西施的柔肩。“不要喝了！不要喝了！”

“儿子，只有你心疼我，只有你……”泪水迷濛了西施的睫毛。

一骑快马飞进了土城，门卫认出驭者是范蠡大夫，但还是很仔细地查验了他的令牌，上面有越王亲笔刻写的“特许范大夫自由出入土城”。吊桥在范蠡身后吱吱扭扭地放下了，像一部老掉了牙的水车在汲水。范蠡策马信步由缰地进入城中。

没有街道，没有行人，也没有店铺，只有一方狭窄的天空和四周城墙上游动的士兵和他们肩扛手握的剑戟戈矛。

范蠡勒住了马缰，驻足于一道小桥流水之上，溪水叮咚，细流潺潺、青草依依，多像梦中的香溪啊！只是往昔的甜美已化为霓丽的梦幻，如同午后转瞬即逝的彩虹，午夜嫩蕊怒放的昙花。可心的人儿哟！别后的你是否还别来无恙？

踏上一条缀满野花的小径，马蹄嘚嘚地在青草如茵的泥地上留下印记，几只蝴蝶绕着马蹄兴高采烈地盘旋、打闹……湿润的春日像金色的绶带一样铺在草地上。

远远地飞来一只大花蝴蝶，扑扇着翅膀，头上的触须饶有风度地颤颤抖抖。

“看你往哪儿跑？看你还跑得了吗？”一道明光闪进了范蠡的眼帘，他闻到了西施的清香：一定是她！

西施穿着一条大红褶纱裙，手中的描金大纸扇不住地扑打着上下飞动的蝴蝶，春日融融的氤氲中，她本身就是一只蝴蝶之王，一只精美绝伦的彩蝶。

范蠡叫了一声“西施”，声音堵在嗓子里，没有出来。但西施却实实在在地听见了，同时也看见了骑在马背上的人。

马蹄不耐烦地在地上敲击着，马头也因马缰勒得太紧而摇来晃去，被追的花蝴蝶不甘寂寞地抖动着翅翼。两个人却痴痴地呆望着，凝固了他们中间并不太长的距离，时

光仿佛经过了漫长的世纪。

他们终于粘到了一块，走完他们之间的距离如同走完从出生到今天的全部历程。范蠡一使劲，西施顺势飘上马背，良啸宝马一声长嘶，溅起了遍地落英。良啸漫无目的地在草地上恣肆，马背上的吻越过小桥流水，烂漫野花，沟壑堤坎；穿过通幽曲径、翠竹小道，古柏松林；炙烈的吻燃烧溪流、水禽和流云。他们在颠抖的马背上抖抖索索地接吻，在被刀枪环绕的一方净土中相吻，在彼此的相亲相爱中拥吻。

西施的长发飞扬起无限的柔情蜜意，缠绕得范蠡喘不过气来，缠绕得他浑身燥热，缠绕得他用更大的热情来回报西施。西施风情万种，彩霞英姿飒飒地飘飞，天地间怎么竟生成了这样一个尤物，这样一个精灵。

西施的嘴唇吻破了，硃红的舌尖渗出了鲜血，她的美因爱而勃发，她的爱因美而高贵典雅。

“你磕痛了我的牙齿。”这是西施在阔别一年后对情郎说的第一句话。

范蠡用猛烈的动作来回报情人的问候，横转西施面对自己，西施的脚紧紧地勾住了他的腰。范蠡的喉头发出一声低沉的闷响，迫不急待地衔住了情人的赐予……

“你来干什么？”

“我来做你的老师。”

“你可真会变！先是越王的范大夫，然后是郑姐姐的‘范郎’，还是我的情郎，如今你又变成了我的老师。你还会变吗？你还有多少面目？”

“我知道你受了不少委屈，我也是在牵挂和自责中度日。”

“我最近脾气不太好。你知道，一个人待在这种地方是很容易有一些怪癖和不近人情的，你应该接受这一点。”西

施靠在范蠡的怀抱里，用长长的睫毛在他脸上拂拭。“这是我发明的‘眉吻’，只适用于有一对睫毛美丽而颀长的女孩，只对最亲密的人使用。”

“那么我荣幸地成为了一个有美丽眉毛的女孩最亲密的人了！”

“我可以给你这种权利，当然也完全可以收回这个决定，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表现。”西施歪着头又加了一句，“允许你采取欺骗的方式，只是对我好一点，别惹我生气。”

范蠡用织满柔情的吻轻轻贴平绞在一起的一对细眉。“只要你要，只要我有。”

“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只要你要，只要我有。我太爱听这句话了！只有我的‘范郎’才说得出这种话。”在认识了那么长久的一段时间后，西施第一次当面叫范蠡“范郎”。

“为你这句话，我要奖励你一个吻！”他们不谋而合地说道。心心相印甜蜜溢满心头，于是他们再次吻在一起，焦灼而热烈。

“你准备教我什么？”

“吴语。”

“为什么？”

“为了你能在吴宫中站住脚，为了你能得宠。”

“得谁的宠？”

“吴王夫差！”

“这就是你所说的‘只要你要，只要我有’吗？”

“不！这是文种‘美人计’的内容。”

“你可真是大方，把自己的情人拱手相让；你可真是忠心耿耿，用自己的情人去孝敬君王。”西施凶巴巴中带着哭腔。

“还要加上一条，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不要。”

“那好，咱们马上离开这儿，带上郑姐姐一起离开这

儿。”西施扯住了范蠡的衣服。

“行，凭我手中的剑、胯下的马，带着你和郑旦离开这个弹丸之地不在话下，只要你一句话，我的爱人。”

“我的爱人”打进了西施的心，她摇了摇头，“这不是小时候‘过家家’了！想走就走，想玩就玩。既然已经上路了，总得走下去吧！”料峭的凄凉爬上她的嘴角，“这个世界对女人来说的确有点不公平。”

“是的，我们已经上路了，上路了就不能中途停下来了，半途而废是一种妥协和懦弱。”范蠡知道这是最合理的选择，西施肯定会选定这种结局；但如果眼下西施要他杀人冲出土城，他会毫不犹豫这样干的，他相信自己是能做到为眼前这位女子抛开一切，丢掉一切的。

“吴语好学吗？我能学会吗？”

“很容易，本来吴、越之间差距不大，只要你用心，肯定能学好。”

“那为什么非要你来呀？你是不是在中间做了手脚？”西施很乐意作范蠡的学生。

“我承认我做了一些工作，但更主要的是我在吴国待过三年，完全有能力把你教好，再说对吴国的民情风俗我也很熟。也不算‘假公济私’吧！”

“不，咱们都在假私济公。我们俩都可以毫无愧疚地说：我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母之邦。”西施看见了自己的小屋和倚在门边的旋波，“要进去参观一下吗？”

“这些房子都是我设计的，老师到女学生家里去总不太适合。”

“范大夫，请进屋坐吧！”旋波也热情地朝范蠡挥手。

“你的魔手不要伸得太长了！”西施低声警告。

“明天上课！千万别掉以轻心，楚国和齐国晋献给夫差的美女都因不懂吴语，独居冷宫，无人问津。我不希望在你

身上发生这种悲剧。”

“为你自己考虑，你应该祈祷这种悲剧不要在我身上重演。”西施当着旋波的面快活地吻了一下范蠡，她觉得自己有这种权利。

旋波嘻嘻地笑了，一副很开心的模样。

西施第二天在课堂上的表现彻底让范蠡绝望了。西施对吴语的接受力几乎为零，他难以想像一个像西施这样机灵活泼的人怎么在接受语言上这样迟钝。

“不要紧张，女人接受语言的能力比男人强，我都能学会，你肯定也会学会。别着急，千万别上火！咱们再来一遍。”

第二遍下来之后，连在旁边伴读的旋波都会了不少，西施仍然是原地踏步，范蠡一筹莫展。

“现在再把刚才的几个读音复习一遍。”西施愣住了，“刚才学的……”她已经全部给忘了。

旋波忍不住乐了，“西施，你比你儿子笨多了，回去好好跟它学一学！”

“儿子”，范蠡莫名其妙地尴尬表情逗得生闷气的西施也笑了。

十天过去了……

一个月过去了……

西施的进展仍然不大。

“吴语和越语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吴语圆润，越语仄急；吴语语调抑扬顿挫，越语则高而急短。光学会一些简单的单词、单句也不行，关键在于一句话的整体效果。”范蠡循循善诱，一派师长之风。

“老师！我头痛。”西施病病怏怏地歪倒在面前的案几上。

范蠡停止了独白，来到西施面前，摸了摸她的额头，又

把了一下脉，“确实病得不轻，你的懒病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

西施一面哼哼唧唧地扶着太阳穴，眼睛却活泼地看着范蠡，眉毛也调皮地竖起来，不时示威似地一挑一挑。每个女孩都有在情人面前撒娇撒泼的权利，但一定得选好时机。西施此时的娇憨显然有点不合时宜，范蠡的脸开始有点变色了。

“你是存心不想学是不是？”

“我已经尽力了，舌头上都长茧子了。”西施吐出半截舌头，上面果然有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小疹点。范蠡关切的表情使这半截舌头更加得意洋洋了，诱人地猩红着。

范蠡的手掌陡然击在案几上，战栗了他们中间的宁谧和温馨，漂亮的红舌头像受到突袭的蛇头猝然缩了回去，被撕裂的空气发出惊恐的回声。

“出什么事了？”旋波胆战心惊地挪进屋内，眼睛里全是好奇。

“你敢在勾践面前拍桌子吗？你这算什么本事？”浅浅的眼睑里蓄满了汹涌的洪水，堤坝一旦崩溃，将一发不可收拾。

“不思进取，不可救药！”两句硬梆梆的话如利器在空中呼啸而过，范蠡大义凛然地走出屋去，仿佛受难的圣者。

已被波涛拍击得摇摇欲坠的堤坝终于崩溃了，洪水泛滥而出，汩汩滔滔，铺天盖地而至。

西施醉得红红的，连眉毛都红了。

“我觉得自己感觉到了自己的感觉。”西施的笑容里溢满酒香。

“那感觉好吗？”旋波一把从她手里抢过酒杯，“这是第

二十杯了！你别糟蹋自己啊！”

“不是说那个叫夫差的吴王喜欢醉得迷迷糊糊的美女吗？”

旋波心疼地把一块热毛巾敷在西施额头上，理了理她蓬乱的鬓发。

“我要做一只小鸟，像精卫那样，捡石子填平东海。”西施做出举手欲飞的姿势。

“我还要学女娲娘娘补天，把那个狠心的人烧成一块石头，用他去补天。他的心比石头还硬，是熔化不掉的呀！”

“睡一觉就好了，别胡思乱想了！”旋波替西施除去鞋袜，又卸下了她身上金一块、银一块的饰物。

“就让我在梦中不思进取、不可救药吧！”西施任旋波摆动，嘴里依然滔滔不绝。她忽然顿住了，范蠡不知什么时候悄然出现在她的床前。

“解铃人来了，这堆乱麻就交给你了，只有你才能找出头绪理清它。范大夫，我走了。”旋波拭了一下头上细密的汗珠，扭身要走，她已被西施这一番折腾搞得精疲力竭。

“旋波，你不要走，我觉得你比这个人可靠，和他在一起，我害怕。”

范蠡怜香惜玉，无限爱意地握住西施不安静的手，放在自己的下颌上轻轻地磨蹭。“会好的，西施，一切都会好的，霓虹总是出现在暴雨之后，你不是叫‘霓儿’吗？”

“‘霓儿’在这里！谁在叫我？”绿鹦鹉偏偏在这个时候凑趣学舌，真是太不识相。

“没你什么事！”旋波冲学舌者挥挥手，自己也忍不住学舌，“‘霓虹总是出现在暴雨之后’，哎哟，真是像诗一样！”

范蠡坐在床沿上，侧着身子，别别扭扭地和她拥在一起，腰渐渐有点发酸，西施的头费力地靠在他怀中，也很不

舒服。

“这是干什么呀！孤男寡女相处一室，还用得着讲什么礼仪，没有这许多规矩。”旋波径直上前，把范蠡的鞋除掉。“什么事儿没干过，有必要遮遮掩掩吗？”

范蠡也不推辞，大大方方地把脚搁上床，换了一个姿势把西施妥妥帖帖地搂在怀中，舒舒服服地吻她。

旋波悄悄退了出去。

“你知道有时候我胆子特别小。”

“有时候我也有点躁脾气。”

“我知道你会来，于是我就拼命喝酒，醉得让你心疼。”

“我岂止是心疼，我是心碎。”

“碎成什么样子？”

“像秋风刮过落叶，像雪片乱乱纷纷。”

“证明你对我还有点感情。”西施又开始了她的“眉吻”，

奇妙的睫毛蹭得范蠡安安逸逸地哼哼着。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沉吟至今

西施沉迷在自己的激情和醉后的飘然之中，脱口吟出了范蠡教她的诗。

范蠡愣住了：珠圆玉润，字字珠玑，抑扬顿挫。这是千真万确的吴语、地地道道的吴音啊！

“再来一遍！”

西施情痴意迷地又吟了一遍，不折不扣的吴音，就是土生土长的吴国人也无可挑剔。

“你行的!我早就说过你行的。”

西施也醒悟了，脸上绽开了一朵玫瑰，随即黯淡下去。

“你就这样高兴我去侍候别人?”

范蠡默然无语。

“答应我一件事,‘范郎’,我要见郑姐姐。”

如此合情合理的要求，如此柔情蜜意的时刻，范蠡无法拒绝西施的请求。

西施磕磕绊绊地跟在范蠡后面穿过曲曲折折的回廊，穿过草丛和竹林，中间范蠡还停下来回答哨兵的口令，他们最终在一栋小楼前的篱笆边上停住了。

“亮灯那间屋就是郑旦的卧房,她可能已经睡了。”

“我要进去看她。”西施挣脱范蠡的手就要往里走。

“你不能进去。”范蠡更紧地抓住她的手。

“为什么?为什么不让我见郑姐姐?”

“没有理由,以后你会明白的。”

西施的眼睛饥渴地停在小楼上那间亮灯的屋子，一道细细的窗帘挡住了她的视线。

眼前亮了一下，那道窗帘鬼使神差地打开了，郑旦的身形出现在窗户边上。

一年不见，她更漂亮了，穿金戴玉、雍容华贵；只是脸上少了苎萝村姑娘特有的灵气和红晕，眉宇间锁着难言的郁闷。

“郑……”西施刚喊出一个字,就被范蠡捂住了嘴巴。

郑旦似乎听到了什么，侧耳聆听，自嘲地摇了摇头，再摇了摇头。西施看得分明：两滴大大的泪珠从她眼里涌出，反射出绮丽的光芒。

窗帘又放下了，如同她的出现一样，她又消逝了。

“你们究竟对郑姐姐干了什么?”西施不依不饶。

"她病了，她正受到很好的照顾。等她病好了，他们会让你见她的。"

"范蠡，你不要忘记，郑姐姐整整等了你三年，也许她现在还……"西施再也说不下去了。

"相信我，好吗？霓儿！"

"我谁都不相信，我甚至不愿意相信自己，男人的世界太险恶了。"

一个半人多高，三人合抱的大瓮摆在西施的庭院中间，它像一个无底洞一样把从吴国买回的成桶美酒吸入它的巨腹之中。这是丹邱子和易青生两个怪人的主意，要让吴国的美酒吸入越国山川、日月的灵气，才能让越国女儿淋漓尽致展现女儿的风流。一层薄如鲛鲛、透明如蝉翼的油纸紧紧蒙在上面，不让酒气外泄。美酒在瓮内存放一年半载，酒气不泄分毫，更觉甘冽、醇香。

"我们姐妹是清清白白地从苎萝村的香溪水中出来的，但想不到却为一群俗物污染，就让我冰清玉洁地来，稀里糊涂地去吧！"西施优美地在空中飘起，美丽地插进了酒瓮之中，油纸"嘶啦"一声裂开，像一只小虫绝望地抗议。

来不及多想，范蠡也纵身跃入酒瓮，他被一阵粘腻、浓稠的馥香裹住了，他终于触摸到了西施的肌肤，一种滑腻和心跳的感觉。

西施动情地醉了，她看见了范蠡惊诧和痛心疾首的眼神，这个世界毕竟还有她最留恋的东西。当范蠡的手刚刚触摸到她时，她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身子迎了上去。

西施甜甜地啜了一口酒，把它慢慢地送入范蠡嘴里，范蠡接纳了情人点点滴滴地赐与和激动如蛇的香舌，痴迷地咂摸着。他们身上都散发出阵阵异香，西施丰腴的曲线在酒浆的微波中荡起一股令人如痴如迷的灵秀之气。

在泛着泡沫的酒浆中气壮山河的媾合。

侠之大者

西施失踪了！

风掠过水面会有涟漪，烟飘过天边会有淡淡的白痕。但西施却不翼而飞了。

范蠡鹰隼般的目光锐利地雕刻在屋中的每一件陈设之上。门窗完好无损，床上纤尘不染，被褥叠得整整齐齐，一盆吊兰水灵灵地挂在梳妆台前，鱼缸内的金鱼放肆地甩着尾巴，旁若无人地围着缸内玲珑剔透的石山转圈。

“你最后是什么时候见到她的？”范蠡问站在旁边的旋波。

“吃完晚饭，西施说她想一人待会儿，就独自进屋了。平时她睡前都要由我给她换衣服，可昨晚大约在酉牌时分，她出屋对我说她先睡了，当时她已经换上了睡袍。后来，我见里屋熄了灯，也就没再进去了。”旋波尽量回忆着每一个细节。西施丢了，她是第一个脱不了干系的人，不过此刻她更担心的是西施的安全，天生尤物在哪儿都会遭人眼馋。

既然西施已经换上了睡袍，而屋内又见不到被换下的衣服，那么就只能是在她换下衣服到上床的这一段时间被人劫走的。床上的被褥还没有打开，这一段时间肯定很短，也许就是在她吹灭灯的那一刻，甚至可能连吹灯都是胆大妄为的潜入者所为。

从戒备森严的城堡里劫走一个大活人，不留一点儿痕迹，不惊动任何一个人，干得太漂亮了！

“鹦鹉！鹦鹉！”旋波救火一样指着在地上蠕动的绿皮“冤儿”，大呼小叫。

"霓儿"抖抖索索地在地上挣扎，近一段时间，养尊处优的它体质下降，挣扎着想用两只腿支撑起来，但一切努力都白费了，索性自暴自弃地躺在地上，用危难见故知的目光向主人的两位朋友求救。

范蠡轻轻地把"霓儿"托在掌中。

"'霓儿'，你的主人在哪儿?"范蠡抚弄着它细细的绒毛。

"'霓儿'，你连自己的娘都守不住，真太没用了。"旋波把气往鹦鹉身上撒。

"你去拿点儿水来。我看'霓儿'好像中了什么毒。"

不一会儿，旋波用一张蒲扇大的荷叶撮回了一捧溪水，范蠡用中指在里面蘸了几滴水，用拇指一弹，几粒水珠稳稳地溅在"霓儿"脸上。清凉的露水激起了它的活力和生气，它费劲地终于站直了，抖了抖身上的水珠，似乎欲言又止。

范蠡见"霓儿"还没有醒明白，又是几滴水珠当头弹去。"霓儿"像过足了鸦片瘾一样精神抖擞，喙尖一张。

"'范郎'，愿你睡个好觉。"

范蠡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这一定是西施在睡前向他问好祝福，聪明的鹦鹉，可爱的姑娘。

"我看'霓儿'是被人用熏香熏倒的，事情有点眉目了，我们去见见那两个老怪物，他们或许会告诉我们什么。"

丹邱子、易青生耐着性子听范蠡把大概情形讲了一遍。

"世风日下，这帮毛贼竟敢在你我兄弟面前撒野。"易青生人胖，火气很大，当下拍案而起。

"只要他敢动西施一丝半毫，我要让他生不如死。"丹邱子也恨得咬牙切齿。

"看来，又只有你我兄弟出山了，真不愿意管这些俗

事，没办法哟！”

“遇到你我兄弟，也就算那毛贼倒了大霉。”

范蠡无心听这胖瘦二老自吹自擂，互相吹捧，当即打断他们的话头。“跑腿出力是小辈晚生分内的事，只求两位老先生指点一下迷津，提供点线索。”

“还用什么线索，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有他的气味，我一闻就闻到了。”

“他是谁？”范蠡的手不由自主地搭上剑柄。

“还会是谁？方圆百十里内，使熏香、能对西施动心的，除了此人更无他人。”

“你还是没有告诉我，他到底是谁？”范蠡见易青生含混不清，不觉有些上火。

“他就是处女，居于南林（今山阴县南）。”

“那好，多谢两位尊者。我这就去南林寻他。”范蠡转身欲走。

“慢”，丹邱子叫住了范蠡。

“前辈还有何见教？”

“万万不可轻敌，大夫。论风流俊逸，此人不在你之下；论剑术击技，只恐大夫……”

未等丹邱子说完，良啸骏马已经飞了出去，范蠡不断地挥动马鞭，腾起一阵尘烟。

西施梦见自己走在万丈峭壁之上的一座独木小桥上，独木桥上长满了青苔，一只巨大的晰蜴友好地在青苔中向她眨眼。她犹犹豫豫地上了桥，摇摇晃晃的朽木忽然幻化成一道长虹，阵阵青霭之中，她迷迷糊糊地靠在虹上睡着了，自己幻成一朵硕大无比的玉兰花，烟雾一样的花瓣向四方渗透……

西施惊诧无比地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块大青石上，石上

铺着一层层软软的干草，一点感觉不到石板的凉意，鼻子上有点痒，用手一拂，惊走了一只停在上面的野蜂，黄色可爱的一点，根本不凶，嗡嗡地飞走了，几朵野花秀秀气气地在耳边拂来拂去。西施一时有点茫然：自己是在梦中，还是在现实之中，抑或是在梦的梦中。她费劲地掐了一朵野花，放在鼻上嗅了嗅，刺鼻的香味使她认定自己已经清醒了。但迎接自己苏醒的应该是旋波的笑脸，她在哪儿呢？自己的床也不可能一夜之间变成一块大青石呀？按照安排，今天该是到一胖一瘦俩老头儿那儿去学习乐舞，可千万别睡过头。想到这儿，她才着急地撑起了身子。

西施愣住了，最初的惊悸退潮之后，她不得不接受自己正置身于荒野之中这样一个现实。

一匹白马拴在不远的树枝上，正悠闲地亲热着草地上的青草，树下还坐着一个披着白色披风的年轻人，背对着她。

是范郎吗？西施立即否定了自己的答案。范蠡的头发总是整齐地盘在发冠之下，不会披散在肩上，他的背影也要比眼前的脊背要柔和一些，面前的脊背隐隐地透出一些寒气。

听到哗哗的书页翻卷，西施意识到他在读书，而且相当投入，怡然自得地晃动着脑袋。

知我者谓我心忧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年轻、磁性的声音，白衣人读到妙处，终于忍不住朗朗诵读，摇头晃脑、玩味不止，反复吟咏着这一句话。

悠悠苍天

此何人哉

西施随口吐出了紧接着的两句，心中轻爽了不少，总听他念叨这两句，吐不出下文，真让人如鲠在喉，欲一吐为快。

“希望不是我把你吵醒的。”一张赏心悦目的俊脸比温文尔雅的问话更使西施感觉安全。白衣人很友好地来到大青石边，规规矩矩地看着她。他的瞳孔是淡金色的，像是两颗星星不小心落入了眼窝。西施后来在吴国从一位老相士嘴里得知，这种眼叫“虎眼”，主大贵之命。

“你是谁？你是怎么把我带到这里来的？”白衣人亲近地在西施旁边坐下，很自然，很随意。

西施被年轻人的问话搞得莫明其妙。她马上意识到年轻人替她问出了她想要问的问题。

“你能回答我吗？”西施对这种有智力的对话饶有兴趣。

白衣人又在青石板上朝西施挪了挪，西施找不到拒绝他靠近的理由，便一任由他了。

“我叫‘处女’。”年轻人一本正经的表情和神态把西施戏谑的笑容生生地逼了回去。

“不错！‘处女’是我的名字。我生于丛林之中，长在无人之野，无父无母，无牵无挂；纯静如处子，俊美如玉人，自名为‘处女’。”处女仿佛在夸奖一个与自己素不相关的人，没有一点扭捏和尴尬。

“那么我的第二个问题呢？我对你是谁，谁是‘处女’都不感兴趣，我仅仅想知道我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是我先用熏香把你熏得晕了过去，然后把你扛在肩上出了土城，最后用马把你驮到这儿来的。做起来比说起来要稍微费事一点儿。”处女对整个事件的描述语言平板、

单调，就像是他在一生中干过无数次偷走大活人的把戏。

“当然，我事先准备了一个大麻袋，是特意为你准备的。”处女一笑，露出了银光灿烂的牙齿，西施不得不承认他的笑是有魅力的男人的笑，是明确自己优势后的一种很随便、真正开心的笑。

想到自己是装在一个暗无天日的麻袋里面，横放在马背上驮出来的，西施不寒而栗。分明地感觉到了麻袋腌臜的破布紧紧地贴在身上，手下意识地在鼻梁上摸了一把，凑到眼前看了一看。

“后来我感觉到用破口袋来盛天下一大美人实在是暴殄天物，有辱大雅，便临时改变了主意。”白衣人小小地卖了一个“关子”，又诚诚恳恳地添了一句：“你在梦中的姿势很漂亮、很优雅，使得我在把你放上马背时隐隐约约地萌生了一种负罪感。不过我的马跑得比任何时候都快，它是一匹三岁的公马，驮上一个大美人对它来说是一种刺激，有灵性的畜牲对美的感受力超过了愚钝、麻木的人群。”为了证明自己的话不是凭白生出，处女把食指弯曲，放到嘴里，打了一个悠远的唿哨，不远处的白马立即长嘶了一声，懂事地用蹄子在地上敲了三记。“它在说，是的，确实很美。”处女又热情地充当马的代言人。

西施发现自己有点喜欢处女的率直和童真似的淘气神态。一低头看见自己穿了一件湖绿色的纱裙，上面绣着大朵大朵的百合花，不禁吃了一惊：自己睡前不是刚换上了一件开口很低的睡衣，怎么现在换上了平日的便装，莫非是这位陌生的男子……她有点害怕深想下去。

“你不要为你的睡衣担忧。一方面我觉得你的睡衣开口低了一些，不宜暴露；另一方面，我担心自己受不住诱惑。于是一到这儿，我就让我的女侍替你换上了你平时的便装，我带走你的时候也顺便带了我认为你爱穿的几件衣

服。"处女似乎能够洞察一切，无所不知。他说的不错，西施平日里的确很喜欢自己身上穿的这一件衣服。

"女人，尤其是漂亮女人，总会有很多不同寻常的癖好，她们有这种权利，美本来就是一种天赋和力量。"处女侃侃而谈。

"刚才你说过你有女侍，可是这儿只有你一个人啊！"

"不，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大的营地中间，四面都有我们的人。"顺着处女的手势，西施果然看见周围有一些人很隐蔽地持戈游弋，戈矛尖处泛出点点寒光。西施意识到自己落入了一伙强盗手中。

"他们不是强盗，都是一些很本分、很善良的人。我们聚在一起只是为了过一种健康、自然的生活。为了活得更像一个人，而不是一条狗或者其他什么小玩意儿。"

"于是你就把我这个'小玩意儿'驮到马背上劫持到这儿！你准备怎样对待我？"

"我不知道和土城相比，这儿有什么不好？在土城，你不过是一只关在笼子中的金丝雀，而且注定要送给别人把玩。在我这儿——"处女顿了一下，看了看西施的反应，西施的神情有点惘然，似乎被击中了要害。"在我这儿，至少你是绝对自由的。"处女自然随便地揽住了西施的纤腰，玩弄着腰带上的坠子。西施没有反抗，如果处女要对她下手的话，刚才有很多机会；如果他要用强的话，反抗更是毫无意义。她很亲切地看了处女一眼，竟激起了对方眼中的一片燎原大火，西施感觉到搭在自己腰上的手有些僵直。

"你现在最好把我当成你的姐姐、妹妹或者是你长辈中的女性。既然你口口声声地谈论美，我请你先做到不要亵渎美。"

"你忘了我没有父母、没有亲属，我不会有任何愧疚和障碍，如果我想要你的话。"话虽这么说，处女还是松开了

自己的手。

如果处女再深入一步，西施肯定会有所挣扎，有所反抗，尽管这是无益的；可处女轻易放弃，她又有一些遗憾，其实她对眼前这个大男孩很有好感。和范蠡在一起，是一种压抑的激动和陶醉；在处女身旁，她有一种透明的轻松和舒适。

“如果我是自由的，我准备离开这儿，我要回土城。”

“你当然随时可以走，不过我更希望你留下来。”

“留下来干什么？”西施很想知道这位可爱的大孩子怎样表白自己，她有一种操纵局势、控制人的欢欣，这使她的脸更加亮丽。

“或许我们可以在这个混浊、纷繁的乱世中开创出一种崭新的生活，美得像春季河面上解冻的薄冰。”处女的脸上燃烧着红晕，“我想每天都能看着你。”

“我可以送你一张画，你可以每天欣赏它。”西施想起了范蠡在苎萝村寻美时带的那幅画，如果小伙子坚持要的话，她会送给他的。

“你的美是无法复制的，和你本人相比，图画不过是毫无生气的惨白而已！”

“那是你的感受，其实我只是苎萝村中一个极其普通平常的女孩子而已！”西施忽然有了拥吻处女一对秀目的念头，“我要回土城，不然他们会着急的。”

处女恢复了常态和自信，正了正自己的发冠。“既然你一定要走，我不会阻拦；但我们似乎还应该有一些简单的娱乐，不然我手下的兄弟会嘲笑我的。你知道我们有自己的规则和方式，有时候人在江湖……”处女没有说完，因为这种话在西施面前太俗气了。

“有什么条件，你尽管说吧！”

“我们平时主要的娱兴是击剑和饮酒，当然击剑是太

不公平了，如果你有兴趣饮酒的话，我们这儿的好酒倒是不少。”

“这很公平，如果我赢了，就放我走。”

“当然，其实我也只不过是想在弟兄们面前有个交待罢了！”

青石板很快被打扫干净，两个美婢窈窈窕窕地捧出两个青瓷镂花的大瓷瓮，搁在青石板上，几碟精致的小菜也端了上来，漂亮地放在一起，散发着美丽的香味。

“也不知这帮江湖中人会用什么样粗陋的酒具。”西施心中暗暗思忖，她很难把处女与大碗喝酒的江湖豪客联系在一起。从各方面看，处女都应该是一位品位极高的世家子弟，但眼下他确确实实是一位强盗头子。

处女从随身的行囊中取出两个酒杯，精致地放到青石案上。

一只黄而透明，是琥珀精雕而成，最绝的是杯底有两只振翅的蝴蝶，与杯身融为一体。

一只闪着幽深莹亮的蓝色，似玉非玉，杯口上有一片小巧的葡萄叶，绿得让人心醉。

处女端起一只酒杯，“这是千年的琥珀石，我花了三年的时间才把它刻成这样，杯底的蝴蝶是琥珀中本来就有的。这个倒霉蛋大概是几千年前被一滴松脂或者其他什么胶体给粘住了，埋在地底下，便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也许它们是一对情侣。”

“那么这只呢？”西施拿起上有葡萄叶的一只。

“这是用葡萄叶编织成形，然后把磨碎的玉粉用龟胶粘在上面，放在文火中焙烤而成，葡萄叶是藤上最美丽的一片叶子，我留下来了。我喜欢自然的东西。”

“你有一双巧手！谢谢你，处女，你让我大开眼界了。真想给它们起一个名字。”

"我给你这个权利。"处女甩了一下忧郁的长发，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西施。

"上有葡萄叶的叫'夜光'，我想它在夜里一定会是很奇妙很美丽；琥珀杯中有一对哀伤的情人，叫它'冷翠'好吗？"

"有什么不好呢？你在千年之后又让它们复苏了，它们会感谢你的。"

处女给两个酒杯斟满了酒，想了一想，把"冷翠"推给西施，"我们应该让女人的同情心得到发扬，你说是不是？"西施无言以对，异性之间的理解和关切既是温馨的春日，也是危险的薄冰，随时可能破裂，尤其是当对方需要回报的时候。

"让我们为这一对苦恋千年的情人干杯！"处女笑容可掬，"有些事你如果一定要追究动机是很无聊和残忍的。"

"好！只求今生今世的人们不再受情的磨难。"话一出口，西施有点后悔，话中分明含有一种挑逗，处女可别误会了。"怎么算赢？"她巧妙地掩饰过自己的失态。

"再简单不过了！谁身后的空瓮数量多，谁就赢了。"葡萄叶在处女手中尽情妩媚，他一饮而尽。

"对！确实很公平。"西施也端起了酒杯，蝴蝶的羽翅震荡着水纹，她慢慢地啜干了它，品尝着千年的痴情和迷茫。

他们身后的瓮瓮在缓慢而顽强地增加。

处女的发冠有点松了，头发飘洒着酒香和俊逸，他拿起玉箸，敲打起"夜光"杯。

鼓瑟鼓琴
和乐且湛
我有旨酒

以燕乐嘉宾之心

西施的眼中流出赞美，处女有很中听的男低音，像站在绝壁之巅聆听千丈悬崖下的叮咚古泉。她也将“冷翠”举过眉梢，作歌和之：

妻子好合
如鼓瑟琴
兄弟既翕
和乐且湛

处女的手下渐渐围拢过来，在离他们几丈远的地方伫立观望。他们的穿着很得体，不像人们想像的乌合之众；看上去也很面善，不像穷凶极恶之徒。西施很友好地举杯向他们致意，大家纷纷抱拳合什还礼，一位胆大的还叫了一声：

“姑娘悠着点，首领的后劲儿很足哦！”

“你的魅力太大了，我的手下都向着你。”处女苦笑一声，冲那位兄弟扬了扬手，“兄弟，你可真给我长面子！”众人都笑了，西施似乎又置身于苎萝村施家祠堂的送别之夜，到处都有淳朴的人们，都有心善的人群，这个世界并不像自己有时想像的那样无情。

西施起身向众人深施一礼，“小女子愿以一曲舞乐为大家助兴。”

西施的头发散开了，衣袖飞起来了，脚离开了地面，像一只精灵，旋转着、舞蹈着。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她那双勾魂慑魄的眼睛，她变成了无数双眼睛和每一个人交流着、沟通着……

“好！好！”

"好啊!"

周围的人随着西施的节奏拍起了手掌，发出整齐的吆喝。

要是"范郎"知道我在一群盗贼面前表演舞蹈，不知会气成什么样子。想到范蠡吹胡子瞪眼睛的神情，西施的心里热得像刚熬好的莲米粥。

"此曲、此舞只应天上有啊！"处女全身都洋溢着酒香和赞美。

两人身后的瓷瓮在坚韧地延伸，众人开始用担忧的目光看着自己的首领和这位真心相待的姑娘。

处女的潇洒有点笨拙了！

西施的动作也显得迟缓和深沉。

众人忽然轰然叫好。

豆大的汗珠从处女额上淌下，他的脸浸满了酒精，酒从他额头逼了出来，他的极限已经突破了，上面是一个伸展性很大的平坡，他有充裕的时间继续后面的攀登。处女笑了，甚至可以说有几分得意，喝酒毕竟是男人的事业呀！

一眨眼工夫，处女身后的瓷瓮数超过了西施，他又猛饮了几杯。

西施仍然不紧不慢地品呷着她的"冷翠"和殉情的蝴蝶。处女感觉到了她灼热、轻飘的眼神，不无担心地喝下了一杯酒，他开始后悔让西施喝这么多的酒。

"不用担心我！"几乎每个人都听到了袅袅飘出的声音。一道白光闪过，处女看见了西施玉石刻就的玉足。西施不动声色地把绣鞋慢慢倒过来，一股酒泉簌簌而下。

她把酒从脚心里逼了出来。

喝彩声、叫好声铺天盖地。处女欣赏着面前这个天生的尤物，心中涌动着怜惜和绝望。自己是永远无法得到她

了！

“快站住！站住！”几声吆喝从远处传来，接着又是几声金属相撞击的声音。一匹快马刮了过来。一道白光从处女手中不加思索地飞了出去，马儿发出一声哀嘶，在西施和处女面前慢慢倒下，范蠡突兀地站在西施面前。良啸在他脚下痛苦万状地抽搐，马脖子上露出一把剑柄。

“范郎！”

“西施！”

两个男人对视着。范蠡把西施揽入怀中，“你没事吧？”

西施不愿意让处女看见他们的亲热，挣脱开他的拥抱，掸了掸他身上的灰尘，柔声道，“我没事！大家都对我挺好，他叫处女，是一个好人。”范蠡礼貌地冲处女点了点头，“我们走吧！”

“处女！我们先走了，后会有期。”

“慢！”处女断喝了一声，大家都抬头望着他。

“范蠡，西施刚才喝了断肠毒酒，三日之内必死无疑。”

死寂如同一座坟墓。

范蠡转过身来，慢慢举起了宝剑。

“只有对面山上有一种草药能解。”处女朝身后指了一指。西施这才注意到处女的营寨在一个绝壁顶上，后面是万丈峭崖，紧连一座孤峰更是险恶，两峰间架有一根朽木，岌岌可危。

范蠡冷笑一声，向朽木走去，处女近乎残酷地望着他“就是对面崖边的淡紫色小草。”声调如同一具僵尸。

“你不要去！”西施一把抓住范蠡。

“我总想有那么一个机会，向你证明……”范蠡推开了西施。

范蠡飘过了悬崖，采了一大把淡紫色的野草，捆成一束，抱在怀中，摇摇晃晃地往回走，不断有沙石和枯叶沙沙

地坠入深涧，朽木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范蠡在朽木中间站住了脚，探身向下张望，西施闭上了眼睛，那束紫草刺痛了她的全身。只要有一声惊呼，就跳下崖去，她作出了决定。

范蠡回到了崖这面，经过处女身旁时，处女把他怀中的紫色小草一把抓到手里，扔在地上，慢慢用脚碾碎。

“我骗你的。”

“谢谢你给了我一个机会！”范蠡拍了拍他的肩膀。

“你们是真正的、世上最好的……”处女找不到一个最合适的词来形容这对男女。“从今以后，处女甘听差遣。”

西施醉倒在范蠡胸前。

一日不见
如隔三秋

一句圆润、婉转的吴语脱口而出。